

又见见明

◎卢宗仁 符焯

邀请函是通过微信收到的，暗红的封皮透出喜气，彭见明的名字装在里面，像一块美玉，很有分量地招人眼球。

早上六点刚过，习惯地打开手机，眼前闪烁着两个滚烫的字：夏至（一年里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今年也是巧了，不是节气邂逅节日，就是节气撞上喜气：除夕立春，元宵雨水；端午重叠高考日（苦逼的高考其实未必不是人生一喜），今又夏至，我们喜欢的仰慕的作家又至。

讲课是上午十点，我（卢）却九点就到了。没有想到，更有早行人，在新华书店五楼，排队等候签名的人已有一长串。“国学讲堂”里遇上老友新朋友，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面孔，格外亲切。潘刚强、李望生、蒋正亚、孙美堂、万辉华……他们人已两鬓斑白，而对文学、对见明老师的喜爱长青。

见明老师的新书堆成了小山，在橘黄的灯光下，《寒门之暖》散发着热气，撞在手上有如四手相握老友相拥。

见明老师也提前到了。凭着几十年的时空链接，我（卢）请老师多签了一本，并且是如愿写上了“尚德崇仁”四个字。彭老师的字，魂铸体上，格融墨中，只要与之对视，它就会与你对话。

一百多个座位的讲堂坐满了，站的人还围了一大圈。见明老师开头就说：“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领导和朋友……”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娜也来了，她亲自登台致词。着一套淡紫色精致套装的马部长美丽典雅，让我（符）和全场人眼前一亮，马部长用她很有辨识度的珠圆玉润的嗓音，向作家致敬！为文学“岳家军”鼓劲加油！

见明老师更是深情忆起1984年，他从北京领奖归来，正是周末，他中途下车到岳阳看望舅舅李自由，在市文化局的院子里碰上拿着小收音机的欧阳世航局长。那个年代信息远没有现在发达，但欧局长收听到了彭见明获奖的消息，他一把拦住彭见明，临时决定为他召开庆功会，文化系统下属单位的都来了，北京奖了彭见明三百元，欧局长（符记）与他一个院子住了二十多年，知道大家都这么称呼。其实，本应是欧阳局长代表文化局也奖了他两百元，那时的两百元相当于一个中专毕业生转正后四个月的工资。“欧局长并不是个搞文学的人，可他看重文化，爱惜人才，真心帮扶文学爱好者。岳阳，就是有这样的土壤，适合文化生长，滋养文人成长。”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些情节与细节，见明老师一番心驰神往，感激溢于言表。

在岳阳，重才厚文是一种传统，一届一届领导接力，一棒一棒温暖传承，才有了当代文学史上“岳家军”浓墨重彩的一笔。想当年，我（符）的毕业论文就是评论彭见明老师的代表作《那山 那人 那狗》与一位外国作家一篇小说之相同与异同，当年，我（符）右手诗歌，左手论文，后者一不小心就得了个“优”，并不是水平有多么高，而是选题对头。有领导们的不断鼓劲加油，我（符）觉得，今日“岳家军”有责任为这个响当当的称号再添荣光。

岳阳作为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近年来文化与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公共文化群众文化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每逢周末假日，各种读书会、诗歌朗诵会、文学笔会好戏连台。书香岳阳，闻名遐迩。见明老师对此不无感慨，他说一直舍不得离开岳阳，到长沙三年后，也不肯办调动手续，调去了又四年，才把家搬去。“岳阳的水土养人，养性，养文！”

讲到《寒门之暖》的写作与出版，见明老师娓娓道来。“一个文人，既要仰望高峰，也要俯瞰平川。最底层的老百姓，也有最完美的人格，一样拥有震撼人心的道德能量。”他说，崇拜二字不能轻易言说，但他的祖父就足以让他崇拜。“会赚钱，不吹牛，讲义气。”宁愿来回走八九十里山路为供销社对账，也不愿花费公家五毛钱车费，“多走也是走，少走也是走。”所有艰难的路都踩在自己脚下。他爷爷去世前，悄悄把亲朋邻居的欠条借据本烧了，“还得起的，会还，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算了吧。”算了就是不用算，轻描淡写，举重若轻，老人的通达与睿智尽显。

说老实话，来听课前，我（卢）还以为见明老师是写了一部小说。直到听他一二三四讲了几点原因与缘起，才知道这是一部散文新文本（这一点上，两位作者没有来得及沟通，一个星期前，符记者就做好了功课，与彭老师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并浏览了很多有关链接）。

回到家，一口气读了三章（篇），我（卢）已完全可见见明老师题在封底的一段话：“一本说平常话，打家常讲的书。一本干净明快温情脉脉的书。一本含蓄无怨，遇辱忍隐，逢难必克，不见锋芒，寒而不冷的书。一本描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五世同堂的融融之书。”文如其人，十年不见，彭见明老师，无论是他智慧的双眼里流淌出的温润的光芒，还是他质朴中见质地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感到十分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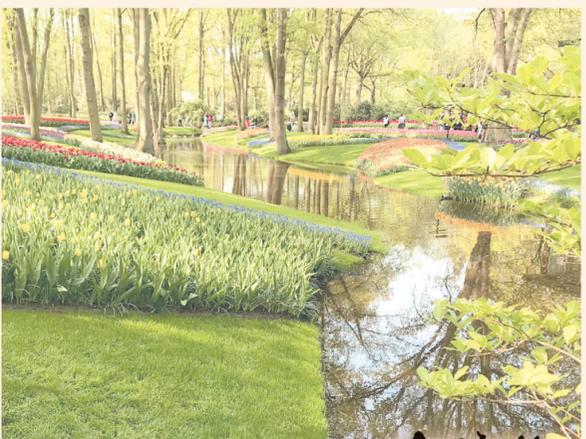
《寒门之暖》是一本用故事叙说的经典家谱，是一组有血有肉有筋骨有情的民情根雕，十分好看、耐看。让我们“手动”为见明老师点个赞！



君山岛相亲之歌（歌词）

◎施振雄

山上有风就有风，水中有鸳就有鸯。人间有你就有我，织女七夕会牛郎。为你痴，为你狂，缘定君山柳岸旁。太平盛世相亲会，牵手何须有红娘。



栗子摄

岳阳楼

从小在岳阳楼下生长，我对洞庭湖的鱼，有种天然的亲与敬。因为鱼的鲜香里，有关于家乡的记忆。因为它们的食物链存在，维系了湖区无数炊烟人家的生计。尤其是一湖河鲜，于我有养命的恩泽。

如今，客居异乡多年的我，每与人谈吃，就会列举洞庭湖的鱼，如何的有味。列举小时候，在岳州城的鱼巷子，买各种河鲜的点滴，感觉有种千里会故人的亲切。

每次回岳阳，我也都会到鱼巷子、南岳坡一带走走。看夕阳下，在洞庭湖上的一片红光里，来来去去的船影。看大水泡着的君山岛，托着一堆浓绿，随波光上下起伏，看它被一盆湖水洗了千百年，仍一副永不褪色的样子。或者，我会与老同学、家里人，到临河边的饭馆去吃一顿俏巴鱼、银鱼汤之类，解一下馋。临窗西望，水天相契，河坡风光带，灯光交汇，风卷人语。在我心里，外面的江山再雄强，总不若这一湖鱼水恩情重。

我的吃鱼史，就是从鱼巷子开端的。小时候，母亲经常一手拎着竹篮，一手牵着我去买菜。那时，鱼巷子两边是低矮的平房，有几间公家的店铺，卖蔬菜、卖豆腐。卖鱼的也不少，多是船上的人。鱼巷子的鱼，相对又多又便宜，是从河坡下的船上，直接提上岸的，尤其新鲜。计划经济时代，肉和豆腐都凭票买，还得赶早去排队。唯鱼巷子买鱼，不用费周折。母亲多买小毛花鱼或小刁子鱼，一提就是上百斤。这种鱼最便宜，一斤才一毛钱左右，且里面混杂着肉嫩子鱼和小虾，分拣后洗净，毛花鱼、刁子鱼以薄盐腌半日，然后摊在竹篾箕上晒干，入坛存放，再喷上一口酒，封好坛盖，吃时取出，以豆豉蒸或油爆，可吃上大半年。而小肉嫩子鱼和小虾，则是买来就清蒸或以鲜青椒炒了。

晒鱼以备冬，是母亲年年的例行之事，与隔壁左右邻居居家一样。母亲也买回凝脂般透白

自然生长

◎赵启鸿

城南有几棵椰子树，是从南方引来的，刚开始，它们碧玉葱茏，生机勃勃。时过十年，当我再次与它们相见，已是目不忍视，其树叶枯黄且稀稀疏疏，树干有些弯曲，布满厚厚的苍苔，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虽然不是学林的，但在林业部门工作过多年，一看便知此树属南方树种，不宜在北纬29度生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下很多中国家庭是独生子女，孩子的培养成了几代人最重要的使命，有些人把自己曾经没能实现的梦想绑架在孩子身上，如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代价。先给孩子设定一个远大目标，然后给孩子强行选择路径。凡是听别人说好的方法一个都不落下，各种补习、培训、家教五花八门，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的欢乐时光就这么被悄悄剥夺。家长们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累得苦不堪言。小伙伴们从小要学会很多才艺，每到过年过节，孩子的表演成了很多家庭必不可少的节目。上了中学，家长们更是焦虑不安。为了跑到最前面，有的家长到学校旁租房陪读，有的甚至举家搬迁。

欣慰的是我的女儿没有走这种成长之路。首先，我对她的人生定位不是太高，知足常乐是我给她讲得最多的。女儿中学期间我们没有陪读过一天，她就像我们那时候读高中一样寄宿在校。女儿也有叛逆期，初三前后对我的啰嗦是非常反感的。但我坚持“陪伴、温暖、引导”六字方针。女儿每一次回家我都尽量陪伴。每一次家长会我从不缺席，我觉得那是了解女儿学习的最好时机，我会在每一次家长会后写点感受或建议给女儿。我还担任了女儿班上家长委员会主任。女儿每一次上学，我都会送她，一路上和她交流思想。每一次新学期开学，我会和她一起在她的寝室搞卫生，我会爬到双层铺上为她铺好床垫。有一次我忙得汗流浹背，后来女儿回家时特意告诉了她的妈妈。

女儿从小有美术爱好，读高中时，我和她商量后要她学了美术特长，我也希望她今后的生活多一些美好情怀，而不是干瘪地活着。女儿高中并没有考到市里最好的学校，她并没有气馁，她很努力，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三名。今年高考女儿如愿以偿，考上北京一所211大学。虽然不是最好的学校，但女儿和我都感到很满意。

女儿已经去北京上大学了，我想对她说的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需要用百米冲刺的节奏去奔跑，慢一点，稳一点，快乐一点。由此我想到了教育部门的最大责任应该是因材施教。切不可把百分之九十的资源用在百分之一的精英培养上。毕竟金字塔顶端容量有限，我们要尊重更多的普普通通的人，就像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985、211大学的毕业生毕竟少，更多的是普通大学生甚至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才是这个城市市民的主要构成……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走红地毯。真诚、善良、本分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要把信仰、尊严、情怀看重点，把名利看淡一些。有的人想发财，不择手段。结果是钱有了但自己一文不值。有的人为了升官，趋炎附势，结果官当了但尊严丢了。我听说过有的人，为了升官，每年大年初一开始趁领导们在家一家挨一家去拜年，一直拜到正月初七上班，有的人平常自己的父母过生日没时间陪，但领导甚至领导老婆的生日陪得肉麻。我还听说过一个人，当年为了跳出农门当官，明知自己老婆和生产队长好上了，但为了不影响进城当官过上美好生活，坚决“化悲痛为力量”，忍辱前行。结果自己捞了个一官半职老婆却生下了别人的孩子。不知道当他回首往昔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东晋陶渊明，少有大志、学富五车，凭他的满腹才华，当时可以在官场上谋得一个好位置，但他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进入官场不久就毅然辞职。后经他叔父陶潜介绍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息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投印去职。陶渊明解甲归田后，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反映出他当时轻松自然的生活状态，《桃花源记》更是表现了陶渊明对世外桃源生活的美好向往。归隐田园后，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他能流芳千古，不是因为当他过八十一天县令，而是因为他的优美诗句。

我认为，无论是“树人”，还是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要有日积月累的耐心，才有精雕细刻的工匠。要有厚积薄发的精神，才有硕果累累的丰收。迅猛生长，急功近利，甚至拔苗助长都只会是昙花一现。如今社会上很多人有强烈的速度情结，渴望一夜暴富，一劳永逸，一举成名。于是，黑心的养猪场用了“猪快长”，垃圾食品中有了“苏丹红”，有些领域“潜规则”暗流涌动，社会上多了好多过去没有的东西，它浸入了我们的身体，侵蚀了我们的生活……

由此我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他提出了“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要遵守自然规律，天、地、人概莫能外。“自乃自己，然乃样子”。保持自己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自然生长，就是本色出演。

鱼巷子记忆

◎方雪梅



的小银鱼，晾干后寄给她远在陕西的弟弟和醴陵老家的哥哥，或打发家里的贵客。我们也有沾光的时候，她偶尔也会在丝瓜汤里，放几尾银鱼，让我们兄妹五个，过一回“大海捞针”的瘾。当年银鱼产量少，价格高，能上银鱼，堪比今日吃燕窝，是很隆重事。很长一段时间，家乡的三样东西，都是我与人闲聊时优越感飙升的资本：名楼、黄茶、银鱼。

鱼巷子，则是我童年经常去的地方，至今有不少关于这条老巷的记忆。小学五年级时，班上来了两个新同学，叫玉珍，是船上人家的女儿。玉珍梳着两条齐肩麻花辫，比班上同学都要大几岁。她穿着土气，衣袖和裤子都接了几寸旧布头，可脸蛋子长得好看。她的家是那种比乌篷船大不了多少的木船。她当渔民的父母，没有文化，且一年四季漂在洞庭湖上，就把瘦高的女儿送到岸上的亲戚家寄养，以便她到我们学校读书。班上的同学都不太搭理她，我却跟她成了好朋友。若有人欺负胆小内向的她，我便摆出一副两肋插刀的样子，为她打抱不平。玉珍嘴上不说感谢的话，只是偶尔会

找到故乡，忽然而已

◎朱开见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离开故乡就是二十一个春秋。

1998年7月3日凌晨，故乡集成坑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沉没，8000多父老乡亲不得强忍割舍的伤痛向这块曾经生养他们的土地作最后的告别。我依稀记得转移灾民的轮船在长笛拉响缓缓地驶离故园的时候，满船都是哭声。“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诗中的况味只有真正经历了背井离乡的人才懂。我和爱人、女儿也夹杂在乡亲当中，抱头痛泣。

别了，我的集成坑！别了，我的故乡！这一别，已过20年。回首这20年，忽然而已，我满头的青丝已染上岁月的秋霜。20年，夜夜梦里是故乡，惟有故乡才能安顿那颗飘零异乡的灵魂。我该如何表达对故乡的热爱？我该如何表达对故乡的怀念？我该如何表达对乡亲的思念和牵挂？

只有诗歌。当我在长江南岸遥望上游的故乡的时候，我情不自禁，饱含热泪地写道：“伫立江南，姐姐，我好生羡慕那些野花野草/放肆地开，恣意地长，而我不能/我要为生活，流浪。姐姐，春风卷起浪花/有几朵结着我的乡愁？姐姐，弟弟流落江南数年，十万亩芦荡拥我/打芦笋，采堤蒿，扯野芹。我并非/吃腻大鱼大肉的城里人，用它们清理肠胃/消化多余的脂肪，而我，只想用舌尖/留住故乡的味道。”

铁凝说，故乡和民族才是诗人之根，我认同这个观点。是故乡，让我的诗歌有了生根、生长的土壤，在诗歌里，我找到了安寄灵魂的故乡。正因如此，在我为生活奔波劳碌之余，我总是把对故乡的想念借草抽之笔，以诗行的形式还原。面对故乡，我的词语总那么单薄，甚至苍白，我找不到准确、贴切的字句来表达对故乡的赞美、热爱，但每个字词所包含的情感是朴素的、真诚的，那种想念也是急迫的。在一个繁花满枝的清明时节，按捺不住思念的我去了一趟故乡：“那棵柳，守着故园，竖着耳朵/谛听我回家的脚步。桃花开了/油菜花，挤满堤坡，准备好了夹道欢迎的仪式/春风，送我，从湖南到湖北——从集利到小集成坑/故园，我的脚步不是来得太迟/桃花等得落了一地”——《我乘春风探视故园》

我的乡亲这样有情有义！这样的乡亲，又叫我如何不想念？如果说我的文字在变成铅字，或结集出版以后还有人能记得几句，我想那一定是关于故乡的，关于亲人的。故乡，是我诗歌创作的源头，也是我诗歌创作的宝藏。

20年日月荏苒，斗转星移，我的两鬓已染白霜，也让我对故乡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父母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家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当我拖着儿女在岳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安家落户之后，我逐渐认识到我又多了一个故乡，多了一座家园。我热爱故乡，热爱我生活的那片土地，正是因为热爱，我庸碌的生活才有那么多风和日丽、白雪阳春，即使茫茫长夜，也有灿烂的星辰映照心灵。我是一个普通的市井小民，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快乐，无论是回华容看年事已高的父母，还是去离家不远的王家河散步，我感到那些亲情与风景带给我的喜悦、幸福无比充盈。“月亮，是一粒美人痣/给王家河，平添三分魅力。还有三分魅力，是蟋蟀给的/世间没有哪支曲子比蟋蟀弹奏得更动听。另外三分魅力，是沿河的一草一木给的/有了这些草木，王家河体香袭人。最关键的一分魅力，是你给的，我的爱人/月色清凉，我挽你，像帝王宠爱王妃”——《月夜，陪爱人在王家河公园散步》。

这首诗写得并不出色，但它却是我内心真实的写照。所谓生活，除了物质的，更多的是精神的，我们庸常的生活装满了琐碎的柴米，也闪烁着神性的光芒，这是我这些年来经历过漂泊之后对生活的体会，这种体会让我时常生出用文字来寻求表达、抒情的冲动，于是我就把岳阳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搬进诗行，于是就有了《岳州辞》：“我想写一部书，为生我养我的岳阳，为我热爱的岳阳/洞庭湖，是书的封面/封面有渔歌互答，岸芷汀兰/封面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岳阳楼，岳阳的魂魄，不能不搬进书里/我要借它，装下一个市井小民的忧乐/借它作为中心思想，谋局布篇”。

如果有人问我，这些年来为什么还能对诗歌坚守，或许这首《岳州辞》能代我给出答案。

岁月易老，我到了秋天的年纪。白发是生活给我增添的沧桑，也是岁月赏赐给我的白银，惟有珍惜，珍惜那些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珍惜静好的时光，满足眼前的生活。劳累算不了什么，漂泊是一场旅行，这并不是自慰，而是我从中找到的诗意。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找到精神的故乡，也是忽然而中的事。忽然而中，我抬起头，放眼窗外的山水，一切那么美好，我沏一壶茶，为《岳州辞》写下最后一个文字。